

## 卷首語

## 回顧之後

小思  
本名盧瑞鑾，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，香港文學史料專家。現任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

歷年來，香港的文學雜誌是疏落而豐盛，文學雜誌歷史的紀錄是偶見而虛弱。

這話怎麼講？疏落而豐盛，並非矛盾。在記憶中，香港沒多幾種長壽的文學雜誌，每個年代也不見百花競艷的場面，只見疏落枝頭兩三朵。但憑著無數熱愛文學

的個人或小社群的努力，斷斷續續，總見有誠意用心的文學雜誌出現。儘管有些刊物只出一兩期便告停刊，但由這種種不同風格的雜誌所構成的圖像，歷年的積聚，

卻又該稱得上豐盛。香港一向忽視歷史資料保存，人與事，大都匆匆而過。正史不見認真書寫過，更不必提文藝活動的紀錄了。這些曾經出現的文學雜誌，畢竟構成

過某一個時期的文化場域，刊載過具影響力，令讀者念念不忘的作品。可惜，圖書館沒館藏，後來讀者根本無從接觸，甚至從不知道它們曾經存在過。偶然獲得知情

者三言兩語描繪幾句，作為回顧，算是讓它們向不知情者留下虛弱的身影。

知情者所寫的紀錄，刊在另一些匆匆而過的文學雜誌裏，過了些日子，這些文字又默默地人的記憶中隱沒，回顧之後，再等待著另一次回顧。

種種回顧，還需要許多因素才可以出現。包括知情者尚在，研究者手邊有書，雜誌編輯樂意組稿等等，如要完成具備規模的紀錄，這真談何容易！

七十年代中葉，已有人意識到保存文學雜誌紀錄的重要。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編印的《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》中，就收集了部份文學雜誌

的資料。八十年開始，回顧更熱鬧，例如一九八三年九月《文藝季刊》七期的《筆談會——香港文藝期刊在文壇扮演的角色》、一九八六年一月《香港文學》十三期

的《香港文學叢談——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》。我和劉以尊先生曾經計劃把這兩輯文章合起來，出版一書，方便保存閱讀，連作者的授權書都有了，到後來，卻不

知甚麼原因——可能因我們都很忙，出版就告吹了。以後，還有不斷大大小小的回顧文輯，匆匆過去。

由於年光易逝，知情者愈來愈少。再加上被人記起的文學雜誌也漸行漸遠，如果只靠偶一回顧，這真不是辦法。

蒐集回憶材料，整理原件資料，編造目錄索引，利用電子科技，把文學雜誌全部上網，特別要搜尋曾存在卻少人提及的刊本，足可避免紀錄偏差。

這項工程要做好，實在十分艱鉅。製作資金巨大，還可以盡人事解決，但搜羅散佚的文學雜誌，就真靠機緣了。香港一向既無保存文獻習慣，又貴

遠賤近，加上居住條件所限，遇上搬遷，首先扔掉的必是「百無一用」的書刊。不珍視的後果，令這類材料損失極多。不過，我深信在某些藏書家，或

知情者手中，應該還存或多或少珍貴的珍本。如果有學術機構，資助一可以信託的工作小組，委以整理重任，讓該組設定藍圖，列出刊名，廣向各界商借所

藏書刊，（是借出，不是捐出），電子掃描後即可歸還。此項工作以五年或六年為期，便可佈諸網上應用。

我也理解藏書人的心態：自藏善本，獨家擁有，偶爾拈出示人，沾沾自喜，那是另類光榮與快樂。公開了大家可用，就會失去此種快樂。可是，深

想一層，為建構香港文學紀錄，藏書家自當盡力支持，這對未來書寫香港文學史的貢獻也大。目前各家各館祕藏，有等如無，實在可惜。

回顧之後，是不是應有該圓此夢的盼望。